

# 老来乐悠闲

□夏锡生

酒同样是养生而养心。

劳累之后,沏一杯香茗,读一本唐诗宋词,茶香袅袅,让那穿越时空的优美文字如甘泉般涤荡心灵的尘滓,让心灵在隔世的诗句里沐浴。

“一张一弛,乃文武之道也。”我家离红草湖公园不远,读书写字累了,常去那里走走看看,既能赏心悦目,又可静中思考。这公园人口极多,进入随意,步出轻松。我时常想,这无意中轻松的一人一出一,不正是对待万般事物应有的态度吗?开心事,烦恼事,入得去,出得来,只有心宽,才能活得轻松。

生活中的失意在所难免。我的一位诗友,天长城门初开便与我并肩走进革命行列,如今我幸以县处级离休,而他未享受离休待遇,可他对此并不遗憾,还自吟曰:“平

安报于故人知。”在他看来太多的名利未免有些多余了,又何必太执着于“多情自古伤离别,更那堪,冷落清秋节”的哀婉凄清?何必沉溺于失意中而不能自拔?

悠闲不是功利主义,不是一本万利,不是沽名钓誉,更不是哗众取宠,而是代表了一种豁达的人生智慧,是自然的灵动,让人们更加诗意地生活。

这个世界上,只有一样东西是最公平的,那就是时间。无论你权力多大,无论你多么富有,但在时间面前永远是平等的。时间可以成就一切,也可以帮你忘记一切。

人生苦短,生活中的表象多姿多彩,其内涵却纷繁复杂,只要我们尽心尽力担当起自己的责任,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,就全然不必为琐事烦恼,将自己的手脚放慢一

点,放轻一点,过一种简朴的生活,享受一下世间原有的简单纯粹,追求精神上的愉悦,这样的快乐更是永远的快乐。太深的留恋便成了一种羁绊,绊住的不仅是自己的手脚,还有未来。

群星之夜,遥望夜空,深深呼吸,感受天空的遥远,思考人生的重量,忘记世俗的躁动,不理睬世俗的喧闹,使心灵中的净土被甘露滋养,恬淡而悠闲。

如果有一天,踏遍岁月千山万水,尝遍世情风霜百味,依旧可以回到最初的明朗、清白,则是真正的朴素。真正感受到悠闲,这才是人生最高的追求。

作为94岁的老人,我可能说不出与时间赛跑的话了,但感恩时间,珍惜时间,与时间和谐共处,是我静度晚年必须铭记的。也以此和大家共勉!

# 诗三首

□陈赫

## 大雪茫茫

青松挺拔,一席洁白盘旋而落  
那些飞翔的舞步  
好似一幅绝美的画卷  
以星光点缀,用晶莹雕琢  
像大地的银毯那般  
——已被岁月,缓缓铺就

我们都知道,等一场雪落  
就是在等待一个约定  
一个山川河流穿上白衣  
一个沃野千里披上盛装  
一个万树千花  
挂满琉璃的约定

我们也知道,等一场雪落  
就是在等待,一个游子归来  
当厚厚的雪没过脚踝  
当软软的雪覆过手掌  
却仍有那些光芒万丈  
像赶路的人,一夜白头

## 饺子热腾腾

日头在雪花的怀抱中  
缓缓升起  
一声哈欠,带着洁白的气息  
冬至的凝聚,就从此刻开始  
像那一碗热腾腾的饺子  
将温暖,在心头传递

父亲调的馅  
弥漫着浓郁的香味  
母亲擀的皮  
饱含着一贯的热情  
当他们相遇,且结合  
团圆二字,就成为了谜底

遥远的亲人啊——  
如果你们仍然阔别故土  
如果你们依旧忍着别离  
那么,请在这碗饺子中  
写下思念、牵挂、眷恋  
等它煮熟,那一份不变的情  
就会永久地  
留存在味蕾里

## 梅花点点

在雪花飞舞时,她交出绽放  
只为冬天多一份色彩  
我说,她不肯低头  
风吹得越紧,雪压得越大  
她就越把艳丽演绎得如同传奇

总有一份幽香  
抵得住无尽的寒意  
总要有一身傲骨  
矗立于冬天的奇迹  
那一枝梅花  
就这般的,不惧风雪  
殷殷清香,就这般的钻进心底

来往的人啊  
你们应该驻足片刻  
为这一份灵动而鼓掌  
为这一份生机而欣喜  
因为你们有一天,也会像梅花点点  
即使前路坎坷  
依旧披荆斩棘



人“九天”,天寒地冻,人体阳气不足,需要喝老母鸡汤补中益气,滋养身体,故家家户户在冬至这天用老母鸡汤进补。久而久之,过“大冬”喝鸡汤,吃糯米糍,成了一种饮食习惯。对于富裕人家,不只是冬至这天喝鸡汤,几乎每个“九天”都得煨上一只老母鸡。

天长人视冬至为鬼节,故有祭祖敬亡人的风俗,且颇有仪式感。天长人一年之中有四次祭祖敬亡人的习俗,即清明节、中元节、冬至节和除夕,敬亡人的时辰也有“早清明、晚大冬,七月半的亡人等不到中”一说。早清明,因为忙于春耕春种,故在午饭前提前祭阳。而冬至时农事较少,人们有了宽余的时间烹制菜肴,故而放在晚上祭祖。敬亡人的菜肴,除了大年三十较为丰盛外,其余皆为“老四样”:

红烧肉、红烧鱼、红烧豆腐和青菜汤。敬亡人时,先将“老四样”菜肴放在堂屋的桌子上,然后根据祭拜的亡故亲人的数量,一人一碗米饭,米饭上插一双筷子,若人数较多,可在一碗米饭上插两双或三双筷子。然后点燃香烛,一家人从长到幼依次磕头,焚烧纸钱。磕头时不能发出任何声音,更不能触碰桌凳,以免惊扰亡人。敬亡人后,家主还得拿一些纸钱到户外焚烧给没有后嗣的孤魂野鬼。

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,冬至敬亡人的习俗正逐步淡化,但在外地工作或打工的亲人一定要赶到家中,和父母子女一起品尝自己烹制的特色菜肴。

要说天长人对冬至至有一番感受,则是缘于天长这个颇具文化底蕴的地名。公元742年,唐玄宗为纪念自己的生日,在江淮之间割江都、六合、仪征之地置“千秋县”,意在大唐江山千秋万代。后更名为“天长县”,其意为与天共长。

在天长,流传着这样一个民间故事。相传,清道光二年(1822),戴兰芬进京赶考,因文章出众进入殿试。道光帝得知戴兰芬乃天长人,故出题问道:“天长,天长,天有多长?”戴兰芬机敏睿智,自知这是在测试自己的应对能力,略思片刻,便从容答道:“草民不才,来时走得匆忙,未曾用尺丈量这天到底有多长,草民只知道,江山有多长,这天就有多长。”这巧妙的答辞使得道光帝龙颜大悦,于是御笔亲点戴兰芬为头名状元。当然这是民间传说,但戴兰芬科举夺魁成为道光年间恩科状元乃是载入史册,有据可考的。天长因为出了个状元,其知名度在全国得到进一步提升。天长,千秋福地,地久天长!

# 冬至习俗

□周玉生

冬至,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二十二个节气,民间称之为“小年”,亦有“亚岁”“一阳节”等别称。冬至,天长人则称之为“大冬”。谈起冬至,不少人总会与天长联系起来,这大概与“冬至以后——天长”这一歇后语有关吧。从冬至这一天起,太阳直射开始从南回归线向北移动,北半球白昼逐日渐长。我国处于北半球,冬至后白昼天也自然慢慢长起来。据测算,从冬至之日起直至夏至,白昼每天长一分钟,其中只有“春分”“秋分”这两天昼夜相等。夏至后,白昼每天短一分钟,直至冬至。诗圣杜甫曾有“冬至至后日初长,远在剑南思洛阳”的诗句,可见冬至以后天渐长,古人早已测定。

冬至以后进入严寒的“九天”。天公有“冬至接连三日晴,来年谷米价定平。冬至接连三日阴,来年谷米价定为金”的谚语。谚语是历代劳动人民在漫长的农耕文化时期,对生产、生活经验的总结,对自然规律的认识,揭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真谛。这一谚语告诉人们,冬至以后的三天如果是晴天,来年必定是个风调雨顺的好年景。如果连续三天是阴天或雨天,来年可能遭受旱涝等自然灾害,庄稼歉收,米价上涨。

冬至以后,天气日趋严寒,天长人便从这一天开始宰杀肥猪和家禽,腌制咸肉和咸鸡腊爪等,为春节和立春两季准备好食材。

天长地处江淮之间,枕淮临江,依山傍湖,物产丰富,素有“鱼米之乡”之称。明初,由于常年战乱,耕地荒芜,江南苏锡常等地数千居民被官府强行迁至天长定居,民间称之为“洪武赶散”。清顺治年间,淮河泛滥,泗州数百灾民安置于天长,这就将南北不同的风俗习惯带到了天长,逐步形成了兼之南北特有的风俗习惯。在过“大冬”这一天,天长人既有北方人吃饺子的习俗,也有南方人吃汤圆的习俗,过“大冬”喝鸡汤,吃糍粑则是大多数天长人的习俗。相传吃糍粑是为了纪念春秋末期军事家伍子胥。天长地处江淮要冲,吴头楚尾,乃兵家必争之地。当年伍子胥为躲避楚平王杀害,潜往吴国,途经天长,由乡亲相助闯过昭关,成为吴国阖闾重臣。后伍子胥率吴军伐楚,在天长桥湾与楚军奋战,大获全胜。吴王夫差听信谗言将伍子胥赐死后,天长人为纪念伍子胥,在桥湾建庙世代供奉香火。传说伍子胥行军作战时,常备糍粑以备不时之需,故而天长人便将糍粑当作纪念伍子胥的食品,特别是在冬至节这天,几乎每家必食。天长人认为进



古镇雪霁 黄玉才/摄

# 红泥小火炉

□张燕峰

“绿蚁新醅酒,红泥小火炉。晚来天欲雪,能饮一杯无?”在《唐诗三百首》中,我尤其喜欢白居易的这首《问刘十九》,一句一画,画面质朴清新,洋溢着浓浓的人情味。尤其是“红泥小火炉”一句,更是被人们津津乐道,成为寒冬中最温暖最浪漫的形象。

我从小生活在北方农村。隆冬季节,风雪载途,滴水成冰。那时,乡亲们取暖,除了一盘热炕,就是这个红泥小火炉了。乡亲们买不起大同煤,红泥小炉的燃料是枯树的树根、牛粪或是葵花秆子。生泥炉的时候,全家人都欢欣雀跃,孩子们兴奋地尖叫,快乐地跑进跑出,抱几块木柴或是捡拾牛粪,当它们全部被“喂”进了泥炉的肚子,火就熊熊燃烧起来,发出快乐的歌声,“噼啪,噼啪”,铁炉盖也红彤彤的,好像害羞似的。热气弥漫在房间的每一个角落,全家人都喜气洋洋,围炉或坐或站,脸上是幸福甜蜜的笑容。

勤劳节俭的女主人端来一口三足的铁锅放在炉上,铲一些固体的猪油放进去,“滋滋”地冒着热气,化为油水,撒一把葱花和花椒粉进去,再把白菜、豆腐、粉条、萝卜一股脑放进去,加上盐、面、酱油和足量的水,盖好锅盖。几分钟之后,这些食材在锅里唱起歌来,“咕咚咕咚”,虽然乐声单调,但节奏却千变万化。香气四溢,像长了翅膀的小蜜蜂在屋子里快乐地飞舞。孩子翕动着薄薄的鼻翼,闭着眼睛,满脸陶醉地说:“好香啊!”这时,父亲伸出粗壮有力的手指,轻轻点一下孩子轻巧圆润的鼻尖说:

“小馋猫!”孩子吐吐舌头哈哈大笑,欢快的笑声像一串清脆的铃铛声,透过窗缝门缝,飞到了院子里。

饭后,炉火渐弱,母亲变魔术般地拿出几个圆滚滚的土豆煨在炉灰中,或者随手抓几把黄豆放在炉盖上。几分钟后,黄豆扭动着肥胖的身子跳起舞来,然后“噼”的一声,蹦出一股白气,似乎是因为无人喝彩而积存了一肚子怨气。可孩子们却不理睬它的满腹幽怨,忍着烫摸了过来,在小手上倒几个来回,就丢进嘴里,“嘎嘣嘎嘣”地咀嚼起来,脸上是迷人的笑容。半个小时后,土豆也熟了。剥去焦黑的外皮,露出云朵一般洁白的沙瓤,孩子们忍着烫轻轻咬上一口,唇齿留香,暖心暖胃。窗外天寒地冻,北风呼啸;室内欢声笑语,暖意融融。

父亲还会用粗铁丝在炉身周围扎上一圈儿铁花,像给火炉戴上了花环,其实是为了烘烤小弟弟的尿布或烤馒头片。当馒头片烘烤到外皮焦黄,内部酥软就可以享用了。炉上煮一壶奶茶,喝一口,奶香醇厚,再慢慢嚼上几片酥酥脆脆的馒头片,感觉时光静了,只有眼前的怡然安暖,只有当下的亲人相守。

时光如快箭,如猛浪。几年后,孩子们陆续长大,外出求学,工作成家,像一只只小鸟飞离家的枝头,经受外面的风吹雨打。但是无论离家多远,红泥小火炉的温暖炉火一直闪耀在他们的心头和眼眸,让他们无论经历怎样的风刀霜剑,仍然眼中有光,心中有爱,浑身充满力量。